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七月臺初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輯

精裝十
定價新台幣

主編者：沈

雲

龍

發行人：李

振

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美明美術印刷廠

臺北市康定路二〇二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江西紀游

序

此次江西小遊，目的在考察收復後之匪區之建設，費時雖只三週，游踪不過數縣，然而對於剿匪前後之設施，亦略有所得，隨筆紀之，用告鄉人，可資借鑑。小冊所載不有浮辭，惟譚話與事實，取其足供參考者，若云優點所在，據個人部份觀察，則有三端可告：

(一)全省上下，遭此浩劫，六年苦鬥，咸有覺悟，軍能愛民，官能親民，民能合作，以共赴協剿與復興之役。故江西乃無官氣。

(二)在上者既督率甚嚴，而在下者亦奉命惟謹，凡辦一事，限期而成，雖未能達到理想地步，然舉凡交通，建設，教育，生計諸大端皆尙有振興氣象，故江西乃無惰氣。

(三)前方剿匪，後方協剿，皆能深知其匪詭計多，方法巧，因咸謹慎將事，進剿與

協防，均能以研究的態度，改革的精神出之，故江西乃無苟且因循之氣。

凡此三點，在中國疲頹社會之中，皆屬難能。成敗固非偶然，鄉人當知所勉！

二十三年十一月六日李璜

江西紀游目次

- 一 姑峯風光
- 二 晤蔣前後
- 三 南昌印象
- 四 一個行政督察區
- 五 前線訪問
- 六 黎川南城

一 牯嶺風光

廬山本予舊遊地，十年前曾偕友人楊振聲君赴廬避暑，居牯嶺三日。年來，人事鞅掌，俗務縈心，不但無遊名山之想，即勝地昔遊，皆已淡忘。汽車自九江行一小時，達蓮花洞，迤邐入山，始覺所經過處，改觀不少；山路既改寬整，而沿路人家亦房舍一新，不復當年苦寒氣象，意者遊客年來大增，山中出息大好，牯嶺愈覺修整矣。

蓮花洞爲登牯嶺唯一要道，廬山管理局今設登記處，凡入山者多由此下車換肩輿代步，登記處即設汽車站中，客下車即引往，詢姓名里居職業及入山何作甚詳，一一登記，與通行證一，然後放行，蓋山半有盤詰者，無通行證者，則不得登牯嶺也。

茲來牯嶺，令人觸目生感者，第一事當爲警政之改良，警兵之嚴整。牯嶺本有外國租界，警政創自外人，年前收回警權，力圖振奮，特設廬山管理局，招致相當程度之警兵而訓練之，自服裝以至精神，無不力求振作，於是烈日風雨中，廬山警察咸生氣虎虎

然，頗有抵抗精神也。杭州警官學校畢業生自六月開此實習，中有女學生三十名，亦參加工作，於是牯嶺女警察頗令鄉愚驚怪。山中各名勝處皆有警察派出所，所中設電話，兼備遊客用。於山頂當有一雛形砲台，上懸國旗，以一手槍警士守之，意蓋嚴哨，兼指導迷途之遊人也。

予抵牯嶺係九月二十日，中秋節之前二日也。秋高氣爽，使人遊興勃然。既以書約前途會晤，即一人出遊大林寺，花徑，御碑亭，天池寺等名勝。風景依稀，一若昔年，惟新貴題壁，逐處皆是，且此等新貴，半屬忙人，率爾操觚，居然泐石，反傷風雅，大可不必也。廬山之廟宇與和尚道士皆一無可取；廬山多風，寺築不能宏壯，矮屋三間，供一小佛，飾以錦繡，徒覺其金玉滿堂而已。邇年新貴囊豐侈佛好施設，如戴傳賢，唐生智諸人動捐數萬金築殿宇，而和尚道士因愈習於鄙俗不堪，見軍服或洋裝，而帶武裝兵作聽差者，輒趨奉如恐有失；開口便委員長，院長，令人不能耐。予至天池寺，見廟門無瓦，只餘數柱，而歡喜佛露臥其中，詢之和尙，云爲大風所壞，正待施主培修。出

寺時予細加考察，爲風所壞，當不如是其整齊，必和尙自行拆卸，以待所謂院長者來見之，便敲一大竹槓也。

一一 晤蔣前後

抵新嶺次日，即得晤楊暢卿秘書長，其人雖久歷政海，然究係廣東人，一種樸實氣味，仍覺可喜。自下午五時譚至七時半，見詢川中各況甚詳，予將來意及安撫會同人希望中央之助者詳陳后，即以客觀態度詢中央所能助於川中剿匪軍事者究如何，楊亦客觀的答云、努力仍靠川人，中央一時能力究有限，并望劉甫澄總司令早日復職，將責任悉耐負起，中央始能慢慢想法也。

二十三日晤蔣先生後，即赴胡金芳飯店訪四川代表，因適在蔣處得值劉甫澄總司令代表鄧雲階，傅真吾。兩君皆素不相識，而由楊暢卿介紹始知者。詢知住胡金芳飯店，且知四川各代表均在該處。因急欲知川中匪況，故在蔣處返，立往訪，遂得晤二十八軍

代表王蔭椿君，二十三軍代表余鵬溪君，此數君者適在一室，予入，但覺室中空氣甚爲沉悶，以予生客眼光，似諸代表各有心事，而皆不願言者，令予深慨今日川事之無辦法，此即同舟胡越心理，其終同歸於盡而已。代表諸君詢予晤蔣何如。予即將經過直言無遺，蓋予此來，本在使將明白川中軍民之苦衷困境，并無何種秘密也。

予既晤蔣先生，俾其了解川匪之不可輕視，而川局之應與助力，蔣允爲即行處理，因願予赴江西匪區參觀，俾認識其剿匪所標榜七分政治之實況，予於是準備赴南昌。行前再往晤楊暢卿，思一探處理川事之具體方案。楊云尙未有決定，其結論總望川省軍民自己努力，中央無不盡力助之而已。譚及參觀匪區，楊云：「政治要點在『組織民衆』，軍事要點在『碉堡封鎖』，先生注意此兩點，即得之矣。」

辭楊歸寓，行營交際科即以副官林君來云奉委員長令，招呼店帳，爲僱下山輿夫，并云蔣委員長已電南昌熊主席優與招待，明日彼即來伴送下山。予再三辭，無須作伴，過於費車，始允以電通知九江交際副官派汽車來蓮花洞迎赴九江，住一宿，再由九江之

副官伴往南昌云。從此，赴江西匪區參觀，及後復上牯嶺，皆有交際副官伴，爲付車船旅館一切費用，并務求優越，皆以頌等，辭以不符新生活之旨，而副官云奉令如此也。南昌行營交際科副官共只十人，而奔走前方及牯嶺，九江不少休息。曾與子周旋者爲四廣東青年，兩湖南青年，年皆二十三四歲，活潑可愛，對於工作，皆感興趣，而態度誠懇，盡心竭力，無隨便敷衍客人之處。予一向對此兩省青年朋友深感興趣，故長途得其伴，甚樂其娓娓道家常也。

三 南昌印象

二十五日下午十二時，南潯路車抵終站，行營即派人以專船來請渡江，并被邀入南昌城一花園飯店中，云爲南昌城第一家旅館。店主人曾服務平漢路多年，能操法語，故德國顧問亦長住其中。其過人處，則茶房小工皆有訓練，而無習氣，入必以手指敲房門兩下，出必隨手掩門使閉，語聲低而謹，夜靜更無譁語者，食宿用具，皆務求潔淨。知

此主人能用心思，訓練中國茶房習此，亦殊不易也。

熊式輝主席令副官來約當日下午五時晤譚，并詢明晨是否即赴前方，便早預備汽車，并預先將蔣電轉知前方軍政長官，予均應之。因抽此兩點鐘暇，一遊南昌城。百花洲即在旅館前，洲前三層洋樓，舊爲圖書館，今作行營，燕子樓則不知在何處，滕王閣則以路遠不及往，故兩點鐘所見者，只新式馬路兩條，一爲中山路，一爲德勝路，路以瀝青，其寬敞，房皆水泥，凡三層，簡單言之，一仿上海十里洋場樣式，惟店招上之洋字尙少耳。兩幹路外之街巷，則石板凸凹不平，且極窄小，洋車行其中，頓如北京駱車之入小徑，勢使行人皆避入店家，而坐者亦顛蕩至頭腰并痛。以南昌人口之多，大街小巷皆湧塞如此，此種舊式街巷，絕不能適應環境，勢須全體改造，但以民力而論，似不必盡如此兩幹路之致究也。

南昌警察，其衣履雖不如骷頰之一色新，而精神亦殊整，故南昌市容尙斂潔有條理。街面匆匆往來者肩摩踵接，類多青年，且十之七八皆短服；年少而長衫者只有少數商

店中人也。中山路書店甚多，而無售江西分縣詳圖者。至商務書館分館詢求，始為言維新書局近日始出一圖增改至詳，因往購得，此圖不但分縣詳明，且將剿匪軍特別政治新設施如行政督察區，政治局等分割，亦標指表解甚詳，此圖助予前方參觀之便利不少也。

五時，行營交際副官楊超華君以汽車來約赴行營，入，則熊式輝主席已靜待於二樓一巨室中，鄰室即聯席辦公處也。熊身長而態和易，軍服刀帶，狀整以暇。與予數語寒暄後，即滔滔話剿匪經驗，不稍停止。言到酣暢處，自懷中取煙夾，以紙煙奉予，復自取其一，為客及已然之，不呼弁兵，尚無官氣。紀其言如下：

先生遠來，留意剿匪戰略，政治設施，在貴省殊不多見，當四川剿匪之役方興，兄弟即建議於蔣委員長，召四川軍政各界多來參觀，惜到者只四川各軍代表。

——憶中只有一位係曾任參謀長職——且只劃到，一譚即去，不甚注意。兄弟是時即知四川剿匪軍事必大失敗，因不注意江西失敗之經驗，而必一一蹈其覆轍也。今

川中剿匪軍事略受挫敗。但劉甫澄總司令與川中軍民均不必灰心。因江西剿匪，亦曾經此失敗階段，乃有今日勝利。兄弟常比剿匪軍事如醫腸熱症，——即中醫所謂正傷寒。——先生想知西醫於腸熱症之認識：第一期發高熱，無治法，第二期熱愈增，不能下藥，至第三期最危險，即腸子要斷之時，在此生死關頭，始便下藥，而使之轉入能醫治之第四期。江西以往與四川年來之經過皆可以是比擬：第一期輕匪，病雖重，而認爲小事，絕無治法。第二期怕匪，輕敵而敗，則紛紛潰退，見匪輒避，病雖危，尚無治法。因未傷及根本，江西之匪必已將至南昌九江，四川之匪恐亦將至成都重慶，要對第三期退無可退，非拚不可。所謂生死關頭，腸子要斷時期，然後病人方聽醫生之話，醫生亦始能下藥，使之轉到第四期有治法，得真正之勝利。——所謂真正勝利，即「得地能守，得民能有」是也。——今四川軍事尚在第二期，兄弟非敢危言聳聽，恐不久尚要對第三期，生與死即由此期決定，辦法亦在此期始拿得出來。先生與安撫會諸位現在來參攷辦法，早作準備。可謂恰合實際。

以四川軍界風氣而論，辦法早拿出來，恐無人聽信，但亦不宜太遲，因第三期之生死關頭恐轉瞬即到矣。

至於辦法，我願本個人經驗貢獻於先生及安撫會諸位。兄弟認爲欲求剿匪有成效，必如此辦法。剿匪辦法須分三個步驟：（一）須先造成全省一致與匪相拚之風氣，不但剿匪各軍須絕對一致動作，即全省軍民均須相當一致動作，所謂「有匪無我，有我無匪」的道理須全省軍民人人了解，然後大家齊下決心，合同動作，勢不反顧，此可稱爲剿匪之風。（二）風氣既成，人人願出死力，然後方能諳到訓練，如軍隊之政治訓練，民團之防匪訓練，民衆之組織訓練，均須大家先有決心，成爲風氣，然後方能誠意接受訓練，獲得新的本領，此可謂剿匪之教。（三）既成風氣，又有訓練，然後一切組織，一切設施，始能盡量推行，有效做去。此在第三步始能言剿匪之政。因此剿匪所謂七分政治之努力，如無風教在先。絕對障礙橫生，難於實行。兄弟甚盼安撫會諸先生以紳士，老成，學者，名流之最好地位，努力先樹風教，

使川中各界有一致剿匪之決心，相當剿匪之訓練，然後剿匪政治設施始易推行。四川軍事長官如劉鄧田諸位能幫助諸位共同在風教上先下工夫，則四川之匪方有剿滅之可能。以往江西剿了數年，所以毫無成績，即因剿匪風教未立，近年之成績係完全先從風教着手而得。先生將赴前方參觀，見了種種勝利成績，須知皆係努力風教之結果，絕非軍事上，政治上偶然之效力。深盼先生勿見果而忽因。當上海一二八戰事，爲國難最緊關頭，時江西共匪正盛，威脅南昌，亦爲江西省難最嚴重時期，兄弟曾發起省難會議，招請旅居京滬漢及其他各省之江西有方同鄉回南昌開會，以求協力合作，助中央想辦法。一時紳耆及教育界，實業界見省難如此，甚爲痛心，皆願喚起全省共同努力，是即開始樹立風教時期，從此即日有轉機，漸入佳境。安撫會諸位既多負時望之紳耆，及教育界名流，甚望能担负主持四川剿匪風教之責任，然後剿匪前途始有可靠之希望。否則人心既渙散，軍心亦不振，雖有中央幫助，亦無補大局。兄弟前面曾謂不宜太遲之準備，即大半指此風教而言也。

至譚到共匪，其利害處，往往爲剿匪官軍所忽，因帶兵者多半心力注意在軍事，而其匪多半心力乃注意在政治，明白言之，共匪之利害不任用兵，而在用民。官軍剿匪，未嘗不勇，而其匪之勝官軍乃在用智，官軍對於用兵，亦未嘗不智，而其匪之智乃在用民。試言匪之於民，心狠而計工，爲官軍所不能辦之點：（一）共匪每到一處，根本破壞社會經濟組織，而我輩官軍不能，故匪所到之地，富淪爲貧，貧者更淪爲赤貧，大家一齊變成「光蛋」，都無隔宿之糧，經濟利害皆成一致，故共匪令下，全體滿意，或可以說，全體均不能不如是滿意。而我輩官軍則多所顧忌，每出一令，富者滿意，則貧者未必，貧者滿意，則富者又不悅，因此民衆意志既不齊一。動作當然難期一致。此可謂匪能徹底齊民，而我輩官軍不能。（二）共匪每到一處，根本破壞倫理思想及家庭組織，使全民親親關係，一朝解體，無所顧念，換言之，卽陷入匪區者人人皆成「光桿」。其初固不習而怨，久亦只得安心從之，人既習於光桿生活，則尙何所顧惜，且爲保全性命起見，尙不能不爲匪奮鬥，故匪一旦將

民衆組織成功，則民衆便能用命，因人人回顧，只餘一身，無所牽挂，則亦死生付之前途而已。而我輩官軍則對自身利害。既多家庭牽累，大有逃避餘地，而對民衆組織復多情理難安，任其散漫規避，於是匪能澈底用民，而我輩官軍不能。(二)共匪每到一處，即造成恐怖，不但於民衆濼策甚嚴，而且使民衆互相猜怨，彼此監視，不致發生合作反抗情事。譬如匪到某鄉，即異常提倡所謂革命份子，此種所謂革命份子，大抵爲一鄉血氣正旺而富於好奇心之少年工農。或爲一村鎮中之無賴子弟，既被眩誘而往充所謂革命份子，則勢必指出一二所謂反革命份子。於是公開宣佈此反革命份子之罪狀而殺之，并說明是係某革命份子調查之成績也。於是此革命份子也者，既爲一鄉所側目，遂不能不效忠於匪，而爲其自身利害計，且監視其鄉人行動至嚴。此種所謂革命份子能有數人，初使之負殺人之名，因與匪同其休咎，繼使之監視鄉人。而又設法造成革命份子彼此監視之局，於是此一鄉定矣，絕對聽其驅遣矣，鄉愚無敢逃形於共匪之前矣。故匪能使民殺死，而我輩官軍不能。因此之

故，共匪之於民，頭頭是道，如魚在水，官軍之於民，格格不入，知魚在沙，此官軍之所以勢拙，即共匪之所以利害也。人人皆能言匪之長處在組織民衆，而我欲勝匪，亦須組織民衆，但組織民衆，如何使之意志齊一，如何使之無所規避，如何使之一致效死，則非詳加致慮不可。我輩雖不能完全效共匪辦法，使全民變成光蛋，光桿，而令之立於光亮無可隱避逃形處，然而亦不可老守舊日不擾民，求相安之者；民本散而不知聚之，民好靜而不敢動之，在此共匪狂潮之下，是之謂姑息害民，婦人之仁也。不過共匪組織民衆，一以刑殺爲主，而我輩組織民衆，應以風教爲先，此所以剿匪之事，智識界領袖之責任，與軍人同其重要，而不應對剿匪之敗，只責望於軍人也。先生往南方參觀行政督察區及匪區縣政，主其事者多教育界名宿，先生與之詳譚，卽更了然矣。

四 一個行政督察區

與熊式輝主席言，予擬參觀一行政督察區，一新收復之縣，一收復已數月之縣，此外赴最前線訪問，沿途駐軍機關及民衆團體亦擇要訪問，熊探懷出自來水筆，取棹上名片，書：(一)第七區——臨川，(二)新收縣——廣昌，(三)舊收復——黎川，(四)沿途訪問——南城願祝同總司令，(五)前線訪問——白水周左英代總指揮。書畢，即以此名片交予，云此等處今晚即用委員長名義去電通知，令竭誠招待，先生可隨意參觀，盡量詢問，并可發表高見也。予致謝告辭，言盼於明日行赴參觀前，得閱剿匪一切政令條例，熊答，即送上。出，聯席辦公廳同棹晚餐矣。

歸寓未及五分鐘，行營總務處蔡勳軍處長來言，適奉熊主席面令，爲先生布置赴前方各事。業已派定上尉副官楊超華作伴，小汽車一輛，聽尊令使用。日程至少須三日，前方臥被不潔，最好隨身帶去云，并稱先生所需文件，清齊即送上，招待未周望原諒，

前方歸時再請教。言畢辭去，蔡亦廣東人，精幹之氣，見於眉宇也。蔡去未五分鐘，楊副官即以文件一大包至，言明早六時以汽車來伴出發，先赴臨川。——官廳辦事，如此敏捷快爽，甚覺有新氣象也。

江西剿匪成績，首以修路築柵兩事見稱。公路幹線均係嵌石鋪沙，平坦而線甚直，故車行舒快，有季雨亦不妨事。由南昌至臨川，約三百餘華里，小汽車行四小時即到，直駕入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周作孚專員偕臨川縣長夏承綱出迎，蓋已奉行營電矣。

周專員字宜羣，江西金谿人，今年六十有二歲，前清兩江師範畢業後，曾留學日本習美術，歸國在江西辦教育近三十年，歷任中學校長。其長子現任軍長，次子在鐵道部任職。在常人已是安坐享福之封翁，而此老則精神奕奕，儼然一壯年人，好事耐勞，終日不休，予在臨川一日，參觀各處，此老親作引導，口道指劃，興會淋漓，無絲毫倦容也。

坐定，周專員知予係教育界中人，遂首將其教育界經歷告予，末云，我自來不願作官，但在今日如是國危民困，殘破不堪，則非我輩不願作官者出來作官不可。今日之地方政治，特別如匪區之行政，再不能用官僚化之敷衍辦法，使民衆失望矣。予於是請問督察區及縣政之設施。周云，不須足下一一動問，我爲足下分別述之，其言如下：

我來臨川，自二十一年八月至現在，恰及兩年。其第一年（二十一年八月至二十二年年底）匪軍時陷督區所轄資溪，金谿及宜黃等縣，且侵入臨川外二三十里地，故縣政殊無可言，此一年可稱爲協剿時期，蓋全部精力在助官軍剿匪也。此期工作可述者有三；（一）修路，——督率各縣，將縣與縣交通之幹路修好，復將重要村鎮間之支路修好，皆可行汽車，因剿匪軍之急迫需要，莫過於交通之神速也。（二）電話，——民衆防匪，電話爲第一利器，我於臨川全縣八區七十二聯保中設電話九十八部。一有匪警，則聯保電知區，區電知縣城，匪至，而無法死守時，必須拆下電話，而始能退，否則保長有罪。（三）伏役，——編練保甲，其目的固在清餘匪，

防股匪，然同時亦着眼於伏役之供應，長伏名曰鐵肩隊，全縣計一千二三百名，短伏則有時至五六千名。八區劃共義勇隊計編練八萬一千餘人，有時亦供兵差，為送信，偵探，解送俘虜，照料傷兵各事，限期徵應，備極紛繁也。

軍事順利，匪去稍遠，自本年一月起，我集中精力整理縣政，此八個月中稱為縣政時期，除通常督率各縣整理外，開始從事實驗區之理想計劃，將以示一模範。實驗區如定縣，如鄒平，如堽山等處辦法，在此殘破之區，皆不實用，我常稱此等實驗區為太平盛世之研究事業，不能應貧苦難區之急迫需要也。我之實驗區之理想為：（一）用最簡單之方法，（二）花最少數之金錢，（三）用最短促之時期，（四）從淺近平易處着手，（五）使男婦老幼皆有組織，（六）要鄉村生活一概刷新，（七）要各處推行可以無碍，（八）要革命事業達到鄉村。本此理想，與合署職員及各區區長先為四個月之準備工作，即從事調查與擬定辦法條例等事，準備既定，全縣動員，以一個月（六月七日至六月三十日）實現下列五種工作：

(一)組織。要救國非組織民衆不可，我組織民衆之注意點有三：(甲)注意壯丁，全縣丁口爲四十五萬九千餘人，壯丁約九萬，我於一個月內組織青年勵志團一百團，除通常團練操演外，爲頒若干生活標準口號，每週聚其委員代表，每月聚其全體而訓練之，使知今世何世，新國民如何作法，新生活之意義何在，而督其實行。

(乙)注意婦女，婦女爲國民之母，生活改良，要從家庭着手，家庭教育，全靠婦女。每家婦女能振作於家庭，復規其夫，戒其子，則社會生活自然改觀，我於一個月期內組織婦女會一百零一會，會員都一萬餘人，一聯保之公所中必須有女委員兩人，主持清潔衛生運動。我之婦女會成績最佳，足下午後參觀，即可見之。(丙)注意實幹。我係顏習齋先生之崇信者，到任之始，即標出三字口號，曰：嚴，勤，實；以嚴爲治禮，以勤與實爲治用，釋其意義，懸之國門，曰：

嚴。——語云，治亂世用重典，漢文帝以嚴治平，非以寬治平，武侯治蜀，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

動。——顏習齋云，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

實。——顏習齋云，凡事心中了了，口裏說說，筆下寫寫，不從身上實習過，皆無用也。

(二)建設。於每一鄉村，必設公園一所，間設運動場，苗圃，養蜂養鷄場。我於二十六天內，於全縣同時建設公園一百二十多處。大公園花建設費至多二十元，小公園則往往只費六元錢。足下勿詫爲二十六天，六元大錢，而成一公園，時間未免太促，金錢未免太少，須知在中國鄉村，建設平民化之公園，到處皆可取材也。江西人好風水之說，從來每建一村，村後必培有小邱，名曰後龍山。我就此小邱三五大樹下，建一草亭，中置石棹，石礎，略平場地，以磚瓦劃界作長方或橢圓形，中植草本花，然後以短籬圍小邱，而自籬門樹橫牌曰：某村公園，則老農有良辰閒話之所，縣長有清雅訓話之場，一村兒童皆有爬沙聚戲之樂園矣。邱大而蔭廣，村

富而民多者，我則於草亭，花園之外，爲建苗圃，養鷄場，運動場，并爲建模範的衛生毛廁一所，是費亦不大，因人工純係義務，材料亦係村人樂捐；文王之圃，固不難成也。我初於某兩村建造公園成後，即親走告鄰村老農，曰：某村公園有趣味，可往觀之。於是鄰村老農連翩往，我於此時置留聲機於草亭石棹，使來賓圍坐樹下石凳，而聽外國音樂，中國戲曲，來賓顧而大樂。彼等歸謂其同村，花費不多，而有此樂，且可與縣長班荆道故於其中，於是鄰村之公園亦相繼不日成矣。合作社及信用貸款處亦與公園同時成立，惟規模都不大耳。

(二)教育。小學三所，民衆夜校四十七所，問學處九所，私塾一百七十所，在城內一月工夫，或係草創，或係檢定。亂後教育經費頗感困難，舊有教育機關，在城內及大村鎮者均求恢復而力維其現狀，惟義務教育關係國民程度甚大，我之目的在每小村必須有一初級小學，每大村鎮必須有一完全小學，并特別注重民衆教育館。在此數月以來，村鎮小學必月有增設，而遴選教員，厚其薪資，必使此輩小學教師

，深切了然於吾化民成俗之意旨，而能助我爲民衆生活之導師也。

(四)衛生。一個月內填牛糞坑六千所。而使之遷至僻處，改良毛廁四百所，而使其臭氣不聞於外。此一工作，所遇障礙甚大，反對者蜂起。因糞坑毛廁均村人視爲其家屋之一部份，臭味早已習聞，衛生意義難解，且其匪來，亦未遭取締者。我一切不顧，強迫填徙，初雖不便，然數月以來，羣入其村，不聞臭氣，亦深覺此種臭味之物，不宜置之家中，而徙之村外僻處較好也。養牛羊猪，我亦強迫於各人家中，遷至村外，或利用古廟，或利用破屋，爲草創成一公共牛欄與猪圈，改良養法，便於監督，惟須村人輪班值宿，亦感麻煩，覺我多事，但今牛羊茁壯長，猪亦無瘟，咸稱便矣。此外設診療所四，購置普通西藥，其主要診療，在醫瘡疥，與戒鴉片。禁煙有嚴令，但不於鄉村設所戒之，而須一一拉入城內不便也。

(五)整理。整理以路政爲先，房屋街市次之。隨川城於到任不久，卽加以整理，寬修馬路，改良建築。縣與縣之幹路亦早修好。此一月之運動在改良村路，村與

村之間修馬路，一律五英尺即丈五華尺寬，村路所經橋樑亦一律改建。各村破屋，爲拆去重修之。有七個村鎮街市，我爲完全改造。足下午錢參觀，即可見村容殊整，但我全靠嚴，動，實三種精神，破除障礙，始成功也。

以上五種工作以一六十人之委員會主持指揮之，公署職員與各區區長皆爲當然委員，此外則強公正紳商加入之，我任會長，同時全縣勸員兩萬人，一齊下手工作，我則終日往來各鄉督促，亦頗有興味也。但此五種工作，能於一個月內完成，勸員至兩萬人，耗民工至二百五十萬個工，聽之甚難，而我學之覺尙易者，因我先有五種不可少之準備，足下有心人，其亦識之：（甲）先有清查確實的戶口，（乙）先有組織健全的保甲，（丙）先有消息靈通之電話，（丁）先有交通便捷之幹路，（因剿匪關係，各聯保皆通汽車，故我指揮及監督工作甚便），（戊）有先充分訓練之保長間鄰。此五種準備皆在勸員之前，用過半年工夫，并一朝偶然可期者。此外即憑兩點精神：秉公與提勁，長官秉公則民衆心服，雖苦無怨；我秉公會爲村政發土豪，我

秉公曾爲清潔懶婦，民不以爲苛也。至民衆習於苟安，不好改良，全憑長官能親身提勁，民見專員大人對其瑣瑣生活，如此起勁，親身料理，亦樂於自動從命也。

周老先生此一席譚，費時兩點鐘，予一面注聽。偶一發問，一面擇要筆於日記本，逸者聽者均感其味津津，而午餐備矣。

飯後，恰午后一時，周專員約往參觀鄉村，云：請足下先往觀鵬溪巷實驗區，此區爲我精力所特注處，思造成模範之模範也。出臨川城約五里，汽車兩輛，頃刻即達，村路雖不及幹路之寬整，然較之吾川公路尤平順。鵬溪係一百保之區公所所在地。市街兩條，但中多有小巷穿插其間，足見屋宇深敞，且皆高大，一律磚牆厚瓦，予一見即深詫其富足氣象，周云，此中人自來往貴省及雲南購販鴉片，其利甚大，故能修高屋，但早已衰敗，只餘故家喬木，而子孫生活則仍貧困極，車停村口，舉村知專員大人來，無論男婦老幼，齊出立於門前，點頭致敬，并問安好，專員不帶僕從，笑容可掬，一一點頭

答禮。八九歲之兒童且來身前鞠躬，此老則以手撫其頭，問誰家孩子，媽媽教得甚好也。至區公所內少憩，所爲廟宇改造，大殿係作禮堂，中懸統計表及照片甚多：人口統計，職業統計，死亡統計略備，照片則未改良前與既改良後之房屋，街市，毛廁等之比較，此外則婦女會之代表大會，保甲訓練班，青年勵志團等盛況留影。大殿後爲辦公室，室內一少年正伏案造表冊，爲作本月報告也。區主任爲王朝楨君，係專員公署秘書，崇仁籍，并非村人，而被派來此作主任者。王主任亦係老教育家，辦小學多年，年近五十，精神健旺，興趣濃厚，引予參觀，異常耐煩，民衆之良導師也。

出區公所，隨入一二民家，院宇整潔，至厨下，則鍋灶案棹皆刮垢磨光。以手撫擦，亦無油膩，予嘖嘖稱贊，周專員與王主任皆笑盈於面曰：家家如是也。旋導入公園中，鵬溪公園爲予此日所參觀公園中之最大者，亭不以草而以磚瓦，名宜羣亭，所以紀專員之德政也，園中有花圃，有苗圃，有養蜂場，養鷄塲。蜂與鷄皆意大利種，配中國種，已成羣矣。有雨量表，有閱報室，鄉人三五集專員前，或言意大利雞產卵量甚大，或

言洋果子已結實矣。周專員語予：此園費村人之力較大，初覺無大意義，迨園成，晚來工畢，諸老農口含煙管，圍坐樹下，聽留聲機，咸云：出力一番，甚值得也。

村長來言，婦女會開會時間到矣，遂偕入村後一初級小學校中。校內禮堂已滿坐本村婦女，攜幼孩，抱乳子，衣雖敝而甚整潔，無蓬頭垢面者。專員與主任偕客蒞止，則羣起立。一年卅許婦人主席，首呼唱國歌，則旁四小學生，兩人吹笛，兩人拉胡琴，居然成調，羣立隨調而歌，尙不雜亂，次主席致歡迎詞，雖聊聊教語，亦有條理，然後請來賓講演，予爲盡獎勵之言，并略道生活之義。次爲崇仁縣政府參觀團王秘書講演家庭教育之重要，復次則周專員之訓話，謂李先生自四川數千里遠來參觀我鵬溪，并加贊許，我鵬溪亦足以傲人矣。但我鵬溪之改良，尙未達到理想地步，我辛苦改良鵬溪，在造一良好環境，而在良好環境中，造許多健全生活之兒童，中國之前途全靠健全生活之兒童。爾輩婦女之責於此最大，適李先生所講之生活意義及王秘書所講家庭教育，其意皆在於此，不可忘也。末了，王主任登台云：今日李先生誇獎鵬溪婦女，處處皆好，但在

生客前，我不客氣宣布，有一事不好，即鵬溪婦女今日到者，只有四位，纔認得字。健全兒童之母親，焉能不認得字！於是王主任大呼曰：鵬溪婦女要認字否？全場齊應曰：要認。王主任曰：好，下星期一即開始，我叫小學生回來教媽媽姐姐，每日教四個字，字用大紙寫好，每日懸公園內。於是散會。

會畢復請參觀診療所，診療所雖不大，然普通西藥亦略備，中一室，煙燈煙槍及煙斗堆積甚多，均經打破者，周專員語予：此戒煙成績，我常鼓勵婦女規其父兄丈夫戒煙，有不從者，即來告我。是物皆癮者之妻女規其親族，而自行繳來。為政能化及婦人，其效甚大也。王主任出一小冊，請予題字，予書「化民成俗」四字，蓋美專員與主任之功也。

時雖已中秋後，然天熱甚，周專員體健旺，汗岑岑下，予請此老稍休，彼笑云，日常如是，并不疲倦，尚須陪足下看幾個聯保村鎮也。

予令隨伴楊副官以予之行營汽車隨後，予特與周專員共車前行。車中，此老嘆云：

我當年在日本時，即覺日本之強，係從人民之家庭強起。入日本人家，其婦女未有不振作者，其屋內未有不精潔者，不但爲自身之康樂，且將以誇養於來客。三十年前，日本人并非富足，我輩何能以窮困二字，聽民衆日習於豬圈，毛廁中，而不勉其振作也。并云：中國民衆，并不難組織，視爲之上者能否親身提倡耳。道經一木橋，木板有稍側損者，周專員立令停車，呼田中農人至車前詢曰：爾處幾保幾甲？速歸告保長，此橋木側損者，明早大家須來修好。老農曰：唯。復慰之曰：爾辛苦矣！晚稻如何？曰：尙路缺雨。曰勿慮，可通港水灌之。蓋周專員數月前曾浚通已涸多年之小河一條，稱曰宜羣港，可以溉田數百頃也。

先後導觀流坊，沙滸，七里岡三村鎮，村後皆有公園，園中必有草亭花園，均入聯保公所小憩，一切設施，皆以鵬溪，不過粗具禮而略微耳。流坊之街市較鵬溪爲大，是日正逢集期，雖已午后四時，集尙未散。四鄉之人咸向專員致敬，兒童仍紛紛前來鞠躬，婦女曾代表數人特換着白衣黑裙，前來歡迎，周專員云：是村婦女識字者較鵬溪爲多

，其生產出息亦較大，前途發展有望也。步入小學校，學生正上課，一班長，年不過十一二歲，忽高呼「立正」！專員顧而樂之，教員禮送至校門時，語之曰：我送君校一童兒文庫」一部，日內可來城取去也。

計經行四村糾。不聞臭氣，不見游豬，無乞丐，無喧囂，兒童婦女皆彬彬知禮，民衆生活雖尙未一概刷新，而革命事業確已達到鄉村，周專員以半年之力得此，其親民勤事，與其職員之實事奉行，誠足多也。

返抵縣署，已午後六時。夏縣長設晚飯共餐，略譚到任近一年之經過。夏縣長號景岑，亦兩江師範畢業，在本省辦教育多年，歷任中學教務訓育及校長，與周專員同學共事至相得。因周專員將專力於實驗區，而兵差之應付，保安隊之訓練，與乎財政司法各事，悉力分而不專，乃辭去兼縣長事，而薦夏任之。但專員之實驗區工作，亦係縣政之一部，因人既相契，而於事業前途皆具同樣熱力，故權限不分也。因予求縣志一讀，亂後已不可得，周專員乃復來，高誦古之臨川，遂及王安石之批評，曰：青苗，保甲皆善

政，養馬，實邊亦遠略，當時行之而無益反損，全係安石不得人才。我讀安石上皇帝書，反復萬言，無非國家興衰，得人與否而已。但安石行新政則不得人，青苗親行之於小郡而效立覩者，因安石躬理其事，而日日與民衆接近，使弊竇無從生耳。一旦爲宰相，堂高廡遠，而所用之人如呂惠卿輩，姑不言其善惡，皆不了解安石事業之意義，且無安石對於國家人民之熱力，故反用新法以病民矣。今日我輩亦非行新法不可，但欲施之普遍，則非多了解意義，相當熱力之多數人才不可，個人之努力，縱使甚勤，亦終有限也。

臨川縣政府大堂無公案，有黑板，及學生坐凳數排，予晨來時甚異之。及夜，民平子弟畢集，羅坐公堂，縣府職員出而授七百字課，（周專員手選七百習用字，爲臨川平民必讀）并贅以通俗講演。——教育家作縣長，將使全縣成爲學校，全民爲其學生，雍雍怡怡，是或柏拉圖之理想國歟！

五 前線訪問

二十七日早六時，與周專員，夏縣長偕別，經南城，南豐，而至廣昌，一路山明水秀，人民貌亦清秀，無山野氣，誠產生文學家之自然環境也。正午十二時至廣昌城，車直抵第三路軍總指揮部門前，秘書古君出迎，入晤總指揮部郭懋參謀長，第四十三師鄧洪師長，第十八軍施北衡參謀長。（此外尚有數位，未得名片，不復記憶）郭參謀長係以主人地位，發言謂：奉委員長電，知先生今日到此，惜周代總指揮前正在最前線親身指揮，戰事頗烈，不克歡迎。先生所欲見詢者當盡量奉告，午飯已備就，現已過午，請用餐後譚。餐甚豐盛，四盤八碗，在前線爲予設此，心頗爲之不安。郭字悔吾，人甚明細，對政治事似頗留心，知予爲何許人，餐時輒云：先生劇其先覺。前次廣昌作戰，對方匪軍主持者爲周恩來，亦法國留學生，想在法認識。予笑云：予與周恩來十年前即在巴黎對戰，亦旗鼓鮮明，惟只用拳頭，未用槍炮耳。飯罷，郭參謀長接最前線電話後，復

入座云：前方已自驛南攻過分水嶺，遙控石城，日內必入石城，惟此數日我軍傷亡亦在二千左右，惡戰也。因詢予所欲聞。予以三事請：（一）欲聞第三路軍作戰經驗，（二）欲得剿匪所得匪方重要文件材料，（三）欲參觀碉堡及其用法。郭云：所得匪方重要材料不少，正編印中，當以印就者奉送供參攷。因立令古秘書往取。繼云：參觀碉堡，當請鄒師長陪往解說，鄒師長於此中經驗最豐。至本軍作戰經過，可分爲三時期：第一期爲與匪抗拒時期，匪來則戰，匪去不敢窮追，此期成績不大，且常受挫，致士氣不振。陳總指揮乃於臨川等駐地與蔣委員長朝夕精神講話，鼓勵士氣，定出第二期一找匪打，與匪拚一之口號，常以小部隊深入惡戰，匪屢不支，士氣大振，乃有長腳進展。至去年夏，行營頒發碉堡作戰計劃，令各路軍務照進行，一步一步，遂得堅固之勝利。各軍官亦能悉心實地研究此碉堡戰術而活用之，乃有今日之成功。先生此來能特別注意碉堡構造與其戰術，可謂得其要點矣。此言至，第十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寧都縣縣長邵鴻基專員至，蓋備予訪問廣昌收復後之情形也。於是偕鄒洪師長與邵專員同出參觀碉堡及城市。

邵專員告予：廣昌收復雖已五閱月，然大軍雲集於此，向前方推進，故政治工作多半費於協剿方面。不過因為協剿起見，對於後方保安更加注意，故於保甲之編制，壯丁之訓練特別加勤，惟廣昌既被匪據至四年之久，人口已不多，壯丁尤少，先生適來所見團象多未成年者即此故也。此種編制訓練工作全係總指揮部政治人員努力，個人以專員地位，總其成而已。至廣昌民屋，因匪既據為根據地，故破壞不大，惟廟宇多被拆毀而已。居民陸續歸者已及四萬餘，前方逃歸者反較後方遷回者為多，可見匪軍實已根本動搖。目前正注意恢復生計，設貸款處，辦合作社，均依照行營所頒辦法。且行且諱，予一面留心觀察，房屋破壞甚少，街頭小販甚多；兵多民少，亦看不出何種情況，惟居民態度尚安詳而已。鄉師長言：居民心安；恃碉堡耳。碉堡之功效已大著，不但軍隊恃以無恐，即人民自後方回者，亦必先問碉堡修好否也。

言譚聞，已至一控制城廂之碉堡前。鄉師長請予偕登一觀，邵專員古秘書隨之。此碉在一土堆頂上，有木柵圍之，柵內一內壕，壕底滿插竹箭甚尖銳，防徒涉也。碉以大

塊土磚砌成，凡兩層，門外有護門牆梁，可以放射，如伸臂作矩形，礮門甚小，低頭入，則一丈五見方之小屋。門內左壁有三射眼，右壁則只有其二，對面之壁仍爲三眼，一射眼可容兩枝槍，因外小而內大，作梯形，故可容兩人在梯形之底兩旁工作也。礮壁厚如予之手棍，約二尺六七寸，外眼則只四五寸寬，一尺高而已。鄒師長一面以手棍演左右兩人立射式，一面即言曰：新改良者，東壁爲立射，西壁則爲跪射，眼較低，免敵彈飛入，中守兵臂上也。槍懸於樓下壁上，手榴彈與糧食則儲樓上，樓板極堅厚，并以木條橫襯之。樓上射法，則自城牆梁，手榴彈亦自梁上向外投也。鄒師長云：此礮以一班人守之，班長單獨指揮，須經特別訓練，糧儲堡內，水與燃料儲堡外，至少須足支半月，於是堡中人毫無所恐，而盡力死守矣。此種控制城廂或村落之礮堡，築在前後左右，視城村圍之大小，犄角築三座，四座，或至六座，則匪不敢浪入，因往往損失過半，入亦不能據，且往往全軍覆滅於礮下也。

予詢：築此一礮，需費若干？需工多少？需時幾何？鄒云：材料係徵發於廟宇中者

爲多，不費錢，人工則兩班人以三日之力可築成之。築成後照行營令，略與犒賞。設下令同時競賽築數礮，則甚有一日一夜即築就者。

觀畢，下土堆，師師長前導，步行約里許，至一小丘前，高指云：上有共匪所作堡壘，可比較觀之。匪不築礮而造堡，因官軍有飛機炸彈及大炮也。丘頂掘空，以三層木，三層土掩蓋之，洞中復挖通道，通外壕，此壕即半圓形工事，爲向外放射者。師師長云：匪築堡雖如此其堅，然仍不敵官軍之炸彈炮彈，乃常以空堡誘我，使官軍中其埋伏，譬此小丘之頂，官軍須耗若干火力，始能炸毀，但匪之主力并不在堡中，乃在小丘山半四面挖深洞，藏兵及機關槍，待官軍認爲丘堡已燬，而奮勇先登，乃在山半大受其所埋機關槍之打擊，此種詭計不可不知也。匪軍能詭計多端，且長於應付，乃係悉心研究，好用腦經。因此夜襲有夜襲研究委員會，工事有工事研究委員會，官軍用地雷，則匪軍有對付地雷研究委員會，用礮堡，則匪軍有應付礮堡研究委員會。其應付之靈活，如我官軍不能悉心研究，隨時改革變換，則往往受其愚矣。

下小丘後，至河邊碉堡，鄒云：此種爲控制河邊及路邊碉堡，行營前令沿河沿路每兩里築一個，後因有餘力，已於較前方，一里路築兩個，此種碉堡較適所參觀者爲簡單，爲更改進，一日之力即可成，費料更合算，即以土牆厚兩尺，築成圓形，望之如自來水及儲洋油之塔，大半只一層，守衛更不須一班人，而五六人即足，圓形取其無死角，且此圓形土牆兩面均以木板或竹柵夾過，特別經久也。

現在先生想於控制城村及河邊，路邊等堡已明知矣，請爲先生一言封鎖線：適所參觀之碉堡，亦可稱爲封鎖用者，不過封鎖線之名大半係指與前線平行之一層或兩三層之各個山頭而言。與前線平行之山頭，視其高下遠近，列築碉堡，其形式與適所細細研究者大概相同。不過重要入口，則往往用瓷磚砌成，有高至三層。可以安置輕機關槍。鄒言下，即用杖指遠處山頭四面云：此重要碉堡即所稱封鎖線是也。

無論封鎖線及控制用之碉堡，守者至多一班人，少者五六人，如班長及頭目有訓練，能沉着應付，則匪雖有大隊亦不敢竄入，因匪既無大炮飛機能毀碉堡，則雖用大隊竄

入，勢陷入八陣圖中，四面受彈，非潰不可。四個月前，匪曾以兩團人衝入東路礮堡封鎖綫，結果傷亡一團多人，逃出去者不過二三百人而已。從此匪不敢再來嘗試封鎖綫之衝破矣。故不但剿匪軍恃此礮堡而無所恐，即民衆亦深加信任矣。

時已三點，太陽甚烈，鄒師長，邵專員與予皆汗下如雨，濕透衣裳，相將返總指揮部，郭參謀長迎謂，參觀尙滿意否？予表謝意，郭又設水果糖食請用。予見前方軍事甚忙，而郭往來接電話不絕，復須招待客人，遂決行，言今夜趕回南城宿，便明早赴黎川，遂仍與楊副官偕返。

郭當以電話通知南城，因才來時過南城未停，而駐南城之北路總司令部曾以電話詢廣昌也。不意車行八十餘里，天已黑，而車上之電燈忽壞，因不得不遲遲其行，到南豐已夜八點半，不及到南城，致使南城總司令部於七時設宴，請張昉總指揮及張伯武專員作陪，待予不至，電話四處詢問，殊令予深歎於懷也。

六 黎川南

夜來既與南城道歉意，言明日先往黎川，午后一時再返至南城，遂於二十八日晨五時，自南豐起身，於午前九時餘即抵黎城，黎川駐軍已接行營電知，以軍樂隊來迎送。予詢知此城駐軍係近數月自河南調來防守者，無特別訪問處，乃赴其司令部拜訪，而張防總指揮又在南城，與其副官略致謝意，遂辭出與黎川李屏山縣長出而參觀縣城，并訪問一切。

李屏山縣長，福建人，亦一老教育家，曾任中學教員近十年，因習法律，故後爲軍法官，以鐵面無私見稱於同事，故陳誠熊式輝特請其任此繁缺。予細詢到任經過。李縣長云：請以六事奉告：（一）初任。兄弟到任係本年一月，是時匪又來，幾入城，幸被打退。秩序至待恢復，兄弟初與城內士紳辦公於城外高山，匪退始入城，而公署已被匪拆成空地，遂寄寓人家，開始縣政，縣政在匪擾亂時，本有一善後委員會，係本城士紳組

織，兄弟見其人多而不辦事，且意見紛歧，徒擁虛名，而耗薪資，乃決意解散之，選其中能辦事者數人留署中辦公。其時匪將地名「十二都」之鎮市完全焚燬，而逃亡者廣集城廂，兄弟獨負安撫之責，一面又須協剿，最費力者則為保甲與礮堡二事。(一)保甲。協剿工作，以保甲為第一急務。此縣人民不大勤苦，而畏役尤甚，紳士又不大努力，故編練保甲壯丁皆須兄弟親自各區着手，費三個月之力，始編練出六千餘壯丁，可以聽用。(二)礮堡。兄弟雖在軍隊作軍法官，而於軍事學殊淺，行營以後方築礮及培修責任完全付之兄弟。因此要求有效辦法，亦非兄弟親身研究并親身監督工作不可。以一月多之奔馳，修築及培補之礮共三百六十個，皆教壯丁以守法，而一一守之。(四)修路。行營認軍事前進之把握，在後方路政之良否，而修路齊集民夫，及監督工作皆係縣長之責。自南城至黎川之路，并自黎川至光澤之路，一須培修，一須新築，特別新築之路，兄弟在六月伏暑為之。每日監工趕造，而行營既限期間，又不許稍行苟且，故時時都非自己監督，令不得懈怠敷衍。路南築畢，而兄弟大病矣。體既不支，兩次辭職，不獲許可，只

得繼續工作。在路政一端，刻下正從事於兩大橋樑之建築，因為軍事上有關係也。(五)恢復農村。匪在黎川，焚殺尙不大，因黎川民性儒怯，無所反抗，惟十二都一處略反抗而被害耳。故黎川農村尙易恢復，且黎川農產物甚富，紙，水煙，煙葉，及米糧均向福建出口，又黎川爲江西產物運銷福建要道，從前閩贛土貨交易多以黎川爲中心，故大商甚多，富力甚厚，不過亂後，此輩大商多不肯歸，故生意乃未能恢復。兄弟注意在整理黎川農產，務使其仍如舊暢銷出口。而元氣始能恢復，兄弟辦理生產合作社，即爲恢復之張本也。(六)教育。黎川教育向來不大發達，亂後則完全停頓。兄弟初來，即認子弟非教不可，而學校經費乃無出，且校地多爲匪破壞，完全不能用，乃科士劣以罰款，專爲恢復教育之用，并令商家，每家出幾塊錢，因陋就簡，重行開辦。但至今常費無着，隨時均須兄弟設法，殘破後之創造局面，不但費氣力，尙需費腦經時刻自行籌劃也。

譚畢，行往參觀街市。黎川繁盛處只傍河之南津街一處，街甚窄，尙待改修，惟市甚繁盛，土貨如海味，紙張，煙葉，雨傘，及糧食店儲貨皆甚豐。李縣長云：此種店，

視之甚小，而舊日昔年有數十萬進出者。街頭多負販及設小攤者，故擁擠不通。李縣長遇小攤設於屋簷外，而妨交通者，輒令其向內設。小販見其藍布大衫，又無聽差，不知何人，瞠目視之。彼笑言：我是縣長，爾認不得，此番說過，再碍交通，使受責矣！予亦笑云：平民縣長，一番吩咐，甚於千張告示也，不過今之爲縣長而如此耐煩無官氣如先生者實不可多得耳！李笑云：教書匠做官，須不失本來面目，況在匪區，人民受過共匪麻醉，中國舊式之官吏面孔，恐爲人民所竊笑而不服也。

時已十一時，因恐再誤南城之約，欲行，而李縣長堅約一參觀甲訓練班。乃過江至訓練處，是日正開游藝會，學員皆準備甚忙。予偕其訓練隊長湯君（四川邛崃人黃埔學生）至會場略譚，即匆匆赴南城。

車抵南城正一點，尙不失約。而到北路總司令部中，晤副官處長茅適功，參謀處長盧旭，言願祝同總司令因事已赴閩，而張昉總指揮，張伯武專員皆因公赴兩豐，不及招待爲歉，予亦深道昨晚歉意，即用餐，餐後赴第八區行政專員兼南城縣長公署，晤畢

蔚如秘書，詢問一切，畢君略述經過，即將公署新出之工作報告一冊交予，予即告辭，畢君湖北人，係保定畢業老軍官，而有行政經驗者，因與川中老軍官多相識者，故對川中匪患甚為關切，而再三言剿匪政治，與軍事并重，意亦可感也。

